

列 宁 全 集

000
A21
052

列 宁 全 集

第 五 卷

1901年5月—1902年2月

人 民 出 版 社

1959年 北京

26438

列 宁 全 集

第 五 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张 $16\frac{7}{8}$ · 插页 7 · 字数 373,000

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5,000 定价(四) 2.15元

统一书号 1001·404

第五卷說明

第五卷包括列宁在 1901 年 5 月至 1902 年 2 月这一时期所写的著作。

本卷收入了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的論文和短評：“从何着手？”，“新的激战”，“宝贵的招供”，“危机的教訓”，“农奴主在活动”，“同飢民作斗争”，“国外情况”，“同經濟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示威游行开始了”，“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等。在这些文章中，列宁論述了在俄国国内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闡明了党的建設和无产階級階級斗争的具体任务。

“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这篇发表在 1901 年 12 月“曙光”杂志上的論文，探討了无产階級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由資產階級的策略。

“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这一著作闡明了和发展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問題的理論，批判了俄国的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

編入本卷的还有列宁的著作“怎么办？”。这一著作的理論原理奠定了布尔什維克党的思想基础。

本卷中有七篇列宁著作是第一次編入全集。其中三篇是发表在“火星报”上的短文：“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和“答‘一讀者’”。其次四个文件是：“9 月 21 日（10 月 4

日)的演說”(列寧在1901年9月21日〔10月4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組織“統一”代表大会上的演說)，“評‘自由’杂志”，“祝賀格·瓦·普列汉諾夫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几个文件写成后沒有发表，直到十月革命以后才問世。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第五卷說明	VII—VIII
-------------	----------

1901年

从何着手?	1—10
新的激战	11—16
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	17—63
一	18
二	27
三	32
四	38
五	45
六	56
宝贵的招供	64—70
危机的教训	71—75
农奴主在活动	76—80
地方自治局代表大会	81—82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83—199
一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83
二 地租理论	97

532-101

三 农业中的机器	107
四 城乡对立的消灭。“批評家們”提出的几个問題	123
五 “先进的現代小农戶的繁荣”。巴登的例子	138
六 小农戶和大农戶的生产率。东普魯士的例子	146
七 巴登农民經濟調查	160
八 1882 年和 1895 年德国农业統計的一般資料。 中农戶問題	172
九 德国的牛奶业和农业协作社。德国农业人口 的經濟地位	18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組織“統一”代表大会(1901 年 9 月 21—22 日[10 月 4—5 日])	
1. 9 月 21 日(10 月 4 日)的演說(記錄)	200
2. 在“統一”代表大会上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 提出的問題(1901 年 9 月 21 日[10 月 4 日])	205
同飢民作斗争	206—212
答圣彼得堡委员会	213—214
国外情况	215—216
苦役条例和苦役判決	217—222
內政評論	223—268
一 飢荒	223
二 对危机和飢荒的态度	242
三 第三种分子	249
四 两位貴族会长的演說	256
“‘統一’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序言	269—272
芬兰人民的抗議	273—277
評“自由”杂志	278—279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	280—287
祝贺格·瓦·普列汉诺夫革命活动二十五周年	288
示威游行开始了	289—292
关于“南方工人”的来信	293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294—297

1902年

评国家预算	298—303
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304—310
答“一读者”	311—312
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	313—500
序言	315
一 教条主义和“批评自由”	318
(一) 什么是“批评自由”？	318
(二) “批评自由”的新拥护者	322
(三) 俄国的批评派	327
(四) 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	335
二 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	340
(一) 自发高潮的开始	341
(二) 对自发性的崇拜。“工人思想报”	346
(三) “自我解放社”和“工人事业”杂志	355
三 工联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	366
(一) 政治鼓动以及经济派缩小政治鼓动的观点	367
(二) 马尔丁诺夫究竟怎样加深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	377
(三) 政治的揭露和“培养革命积极性”	381

(四) 經濟主義和恐怖主義有什麼共同之點?	387
(五) 工人階級是爭取民主制的先進戰士	390
(六) 又是“誹謗者”，又是“捏造者”	406
四 經濟派的手工業方式和革命家的組織	410
(一) 什麼是手工業方式?	411
(二) 手工業方式和經濟主義	414
(三) 工人的組織和革命家的組織	421
(四) 組織工作的規模	437
(五) “陰謀”組織和“民主”	444
(六) 地方工作和全俄工作	453
五 全俄政治報“計劃”	463
(一) 誰因“從何着手?”一文而生了氣?	464
(二) 報紙能不能成為集體的組織者?	470
(三) 我們需要什麼樣式的組織?	482
結束語	489
附錄 “火星報”同“工人事業”雜誌實行統一的嘗試	492
對“怎麼辦?”一書的一個更正	500
注釋	501—524
列寧生平事業年表	525—528
譯後記	529—530

插 圖

1901 年載有列寧“從何着手?”一文的“火星報”

第 4 號第 1 版

1901 年“曙光”杂志第 2、3 期合刊的封面。在这本合刊中刊登了列宁的著作：“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前 4 章(标题为“土地問題上的‘批評家’先生們”)及“內政評論”	19
1906 年載有列宁“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一書第 5—9 章的“教育”杂志第 2 期的扉頁	85
1901 年列宁“評‘自由’杂志”一文的手稿第 1 頁	278—279
1901 年列宁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的手稿第 1 頁	295
1902 年列宁“怎么办？”一書的封面	314—315

从 何 着 手?¹

“怎么办?”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特别突出地提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面前。问题不在于选择道路(象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那样),而在于我们在已经确定的道路上应当采取哪些实际步骤,到底应当怎么做。问题在于实际行动的方法和计划。斗争性质和斗争方法问题对于实践的党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应当承认,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得到解决,还在引起各种重大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暴露出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思想上的不坚定和动摇。一方面,力图限制和缩小政治组织和政治鼓动工作的“经济主义”派别,还远没有死亡。另一方面,只会迎合每个新的“潮流”而不会区别暂时要求与整个运动的基本任务和经常要求的无原则的折衷派,还和过去一样地趾高气扬。大家知道,这一派的巢穴就是“工人事业”² 杂志。它最近的“纲领式的”声明,这篇用了“历史性的转变”这样一个堂皇的标题的堂皇的文章(“‘工人事业’附刊”第 6 期),特别明显地证实了我们上述的看法。昨天我们还在向“经济主义”频送秋波,对严厉责备“工人思想报”³ 愤愤不平,把普列汉诺夫关于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问题的提法加以“缓和”,——但是今天我们已经在引证李卜克内西的话,说“假使形势在 24 小时内发生变化,那末策略也必须在 24 小时内加以改变”,我们已经在说,建立“坚强的战斗组织”来向专制制度发动直接的攻击,向它发动

冲击，“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革命的政治的鼓动”（請看，多么果断：又是革命的，又是政治的！），“不断地号召举行街头的抗議”，“举行带有鮮明的（sic! ①）政治色彩的街头示威”，等等，等等。

“工人事业”杂志这样快就領会了我們在“火星报”⁴創刊号上提出的綱領，知道要建立一个不仅争取个别的讓步，而且还要直接夺取专制制度堡垒的坚强的有組織的党，对于这一点，我們本来可以表示滿意，但是这些人缺乏任何坚定的观点，这种情况却可能把我們的滿意完全打消。

当然，“工人事业”杂志标榜李卜克內西的名字是徒劳无益的。在 24 小时內可以改变某个专门問題上的鼓动策略，可以改变党組織进行某一枝节性工作的策略，可是，要改变自己对于战斗的組織和群众中的政治鼓动工作是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絕對必需这样的問題的看法，那不要說在 24 小时內，即使在 24 个月內也只有那些毫无原則的人才办得到。借口什么环境不同和时代变迁，这是滑稽可笑的。在任何“平常的、和平的”环境中，在任何“革命精神衰落”的时期，从事建立战斗的組織和进行政治鼓动都是必要的。不仅如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这样的时期，上述的工作尤其需要，因为到了爆发和发动时期再建立組織就太晚了；組織必須准备好，以便在需要时能够立刻展开自己的活动。“在 24 小时內改变策略！”但是要改变策略，就必须先要有策略；没有一个善于在任何环境中和任何时期中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組織，就談不到什么有条不紊的、具有坚定原則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計劃，而只有这样的計劃才配称为策略。請看实际情况：有人告訴

① 原文如此！——編者注



我們說，“历史时机”在我們党的面前提出了一个“完全新的”問題——恐怖手段問題。昨天，政治組織和政治鼓动問題是“完全新的”問題，今天，恐怖手段問題又是“完全新的”問題了。人們竟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来历而高談其根本改变策略的問題，这样的議論听了不是令人感到很奇怪么？

幸而，“工人事业”杂志說錯了。恐怖手段問題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問題，我們只要稍微提醒一下俄国社会民主党已經提出过的观点就够了。

在原則上，我們从来沒有拒絕过也不可能拒絕恐怖手段。这是軍事行动的一种，在一定的战斗时机，在軍隊处于一定的状况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完全适用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問題的實質就在于：目前提出来的恐怖手段，并不是作为作战軍隊的一种行动，作为一种同整个战斗部署密切联系和相适应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同任何軍隊无关的单独的进攻手段。的确，在沒有中央的革命組織而地方的革命組織又軟弱无力的条件下，恐怖行动也只能是这样。因此，我們坚决宣布，这种斗争手段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合时宜的，不妥当的，它会使最积极的战士忽視他們真正的、对整个运动來說最重要的任务，它不能瓦解政府的力量而只会瓦解革命的力量。請回忆一下最近的事变吧：我們亲眼看到广大的城市工人和城市“平民”群众已經投入斗争，而革命者却沒有領導者和組織者的司令部。在这样的条件下，最坚决果断的革命者去采取恐怖行动，不是只会削弱那些唯一可靠的战斗队伍么？不是只会使憤憤不平的、起来反抗的、准备斗争的、然而散漫的并且正因为散漫而显得軟弱无力的群众同革命組織之間的联系发生破裂么？而这种联系却是我們胜利的唯一保證。我們決不想否認单

獨的英勇突擊的意義，可是我們的責任是要竭力警告人們不要醉心於恐怖行動，不要把恐怖行動當做主要的和基本的鬥爭手段，而現在是有許許多多的人非常傾心於這種手段的。恐怖行動永遠不能成為經常的軍事行動，它至多只能成為實行總的衝擊時的手段之一。請問，我們現在是否可以號召作總的衝擊呢？“工人事業”雜誌顯然認為是可以的。至少，它是在這樣高喊：“組織突擊隊吧！”可是這種熱情又是不理智的。我們的軍事力量大部分是志願兵和游擊隊。我們只有幾小隊常備軍，而且就是這幾小隊也還沒有動員起來。它們彼此之間沒有聯繫，它們還沒有學會編成一般的作戰隊伍，更不用說編成突擊隊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凡是能夠看到我們鬥爭的總的條件，而且在事變歷史進程的每個“轉變”中不忘記這種條件的人都應當懂得，我們當前的口號不能是“舉行衝擊”，而應當是“正確地包圍敵人的堡壘”。換句話說，我們黨的直接任務，不能是號召現有的一切力量馬上去舉行進攻，而應當是號召建立革命組織，使它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能夠統一一切力量，領導運動，即隨時都能有準備地支持一切抗議和一切發動，利用它們來擴大和鞏固用於決戰的軍事力量。

二三月事件⁵的教訓是很深刻的，現在大概不會有人在原則上反對這種結論了。可是現在要求我們的，不是在原則上而是在實際上解決問題。要求我們不僅懂得必須要有什麼樣的組織來進行什麼樣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組織計劃，以便能夠從各方面着手建立組織。鑑於問題的迫切重要性，我們想提出一個計劃草案來，引起同志們的注意，我們在準備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裡將對這個計劃作詳細的說明。

我們認為，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行動的出發點，是建立我們